

社會主義與戰爭

列寧著 徐冰譯



讀書生活出版社發行

爭戰與義主會社

著 學 列

譯 冰 徐

社版出活生書預

行 數

●●
版初月二年九十二國民

社會主義與戰爭

●●
121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列寧 徐冰 讀書生活出版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重慶武庫街一〇〇號
昆明華山南路九〇號
桂林桂西路一七號
成都祠堂街七二號
貴陽中華南路五七號
香港德花街三三號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

我們是處在革命與戰爭底時代裏，一個偉大的戰鬥的時代。

自從英法德加入戰爭以後，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踏上了一個更廣泛的新的階段。這個大戰底火焰在燃燒着全世界。

在這個大戰裏，英法反動的資產階級翻遍字典，絞盡腦汁，找求一切可能的美妙詞語，渲染它們的戰爭底『正義性』，以牽引更多的國家加入它們的戰爭集團。德國法西斯蒂也圖用它們被追而不得不戰的『可憐像』，以掩蓋它的侵略目的，以贏得德國人民當炮灰的熱情。第二國際底反動領袖們，又在重溫第一次大戰時與反動資產階級當奴隸以圖分得掠奪物之餘屑的迷夢，狂吼着『保護祖國』的謊言。

其實，他們不要『人道』，『文明』，『正義』，『真理』這些名詞吧，戰爭底雙方都是帝國主義強盜，都是侵略的魔鬼，而第二國際底反動領袖們也依然是侵略者底奴才！戰爭底條

發是由於帝國主義國後開的矛盾尖銳到了頂點，戰爭底目的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沒有兩樣，是重新瓜分世界，爭取世界底統治權，壓制各國人民底革命運動！

但是，這次大戰底爆發還是迷誤了不少的人們，各交戰國底武斷宣傳以及第二國際反動領袖們底奴才論調，也還欺騙了一些人們。對於戰爭的種種狂妄的謬言，又復充滿着各資產階級報紙的篇幅。革命者應該怎樣來判斷這個戰爭，怎樣來反對那些無恥的謬言呢？這首先需要正確的理論，對戰爭才能有正確的認識。「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上，這就是說從近代的科學社會主義觀點上，社會主義者（請讀作共產主義者，冰註）在討論怎樣判斷戰爭以及對之取怎樣的態度時，主要應該由此出發：爲甚麼進行這個戰爭，是那些階級準備和領導的。」（列寧）「戰爭是政治之另一種方法的繼續。每一個戰爭是平行地與每個產生它的政治制度相聯系着。某一階級在某個國家內所長期進行着的政策，在戰爭期間內也是不可避免地繼續進行着，只是變更了它的行動形式而已。」（列寧）這就是唯一正確的判斷戰爭的觀點，繪圖這個觀點，對當前的戰爭必會得不到正確解答而陷入迷途的。

儘管帝國主義戰爭進行的怎樣長久，怎樣殘酷，結果必然是帝國主義體系更加削弱，社會主義革命與被壓迫民族底解放運動更加發頭。我國的堅持抗戰，各國人民底反戰運動已這樣顯示給我們了。

這本小冊子的用意就是給與讀者們以正確的理论，在這千變萬化的國際環境裏得到一個正確的認識。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五年夏季爲齊美瓦德會議寫的，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內閣了極大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作用，給了反戰的戰士們一個明確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結論。這小冊子逐漸顯現的諸原則，在今天，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裏，仍然有清楚得正確性，願與我們把它翻譯出來。

如果這本小冊子能幫助着親愛的讀者認清目前帝國主義大戰底實質，認識革命者對於帝國主義戰爭採取的態度，認清如何利用複雜的國際環境以更有助於我們的抗戰，那將是譯者底莫大收穫了！

在讀這本小冊子時，請不要忘記，它是一九一五年八月間寫的，尤其是關於俄國的部分。那時還是反動最野蠻的沙皇政體的俄國，而今天則是最進步最文明的社會主義蘇聯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九。

譯者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社會主義原理與一九一四年的戰爭

社會主義者對於戰爭的態度.....一

新時代之歷史的戰爭類型.....二

侵略戰爭與防衛戰爭的區別.....二

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三

各最大的奴主階爲了保持和鞏固奴隸制的鬥爭.....四

「戰爭是政治之另一種（即是暴力的）方法的繼續」.....七

比利時的例子.....八

沙俄爲什麼戰爭.....九

什麼是社會狹義愛國主義？.....一〇

巴爾圖斯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錯誤引證

第二國際底崩潰

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是已經成熟了的機會主義

與社會主義者的統一，就是工人與「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聯合，是國際革命

工人階級底分裂

「考茨基主義」

馬克思主義底口號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口號

聯軍中聯歡的例子

秘密組織底意義

關於「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失敗

關於和平主義與和平口號

各民族底自決權

第二章 沙俄的階級與政黨

資產階級與戰爭.....

工人階級與戰爭.....

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黨團與戰爭.....

第三章 國際底再建設

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與「中派」底方法.....

反對派方面的情況.....

俄國社會民主黨與第三國際.....

第四章 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分裂的歷史及其現狀

「經濟主義者」與「火星報」(一八九〇—一九〇三).....

孟什維克主義與布爾喬維克主義(一九〇三—一九〇八).....

馬克思主義與取消主義(一九〇八—一九一四).....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狹義愛國主義(一九一四—一九一五).....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現狀.....

SW7229/02

俄國黨民任務.....五二

附 錄

一 戰爭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五五

二 俄國社會民主黨國外部底決議.....六五

會議底決議.....六五

論戰爭底性質.....六六

論「保衛祖國」的口號.....六六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口號.....六七

社會主義與第一國際底破壞.....六八

第三國際.....六九

和平主義與和平口號.....七〇

沙皇政體底失敗.....七一

對於其他黨派的關係.....七一

第一章 社會主義原理與一九一四年的戰爭

社會主義者對於戰爭的態度

社會主義者常常把各國人民間的戰爭宣示爲野蠻的獸性的事件。但是我們對於戰爭的態度在原則上與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和平派及和平說教者）及無政府主義者不同。我們與第一類人的區別，是在於我們將戰爭與國內階級鬥爭之必然聯系的認識；在於沒有階級之消滅和社會主義之勝利則不可能消滅戰爭的認識；我們與他們的區別還在於我們完全承認國內戰爭底理由，進步性和必要性，這其說就配這階級反對壓迫階級，奴隸反對奴主，農奴反對地主以及工饑勞動者反對資產階級壓迫壓迫理由，進步性和必要性。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以及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是，我們主張將必經歷史地（一歷史地）是從馬克思辯證唯物論底觀點上看）分析每個戰爭底特質。歷史上有一些戰爭，雖然有它的一項恐怖性，殘忍性，貧困和苦痛——這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個戰爭總必須——而這是必然的，這是說有益於人類底進化，幫助着國際特殊有害的反動制度（如軍國主義和強盜制度）之崩潰消滅的（如對俄戰爭的對君政體（十七年其府和俄國的）。因此，我們認爲此是現在戰爭底歷史的特點。

新時代之歷史的戰爭類型

法國大革命展開了人類歷史上一個新的時代。從那時起直到巴黎公社，從一七八九年到一九一七年，歐洲歷史上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要認為一種特殊的戰爭類型。據句說：這些戰爭之最主要的內容有歷史意義，是廢除專制政體的封建制度，廢除和剷除外族的壓迫，所以是進步的戰爭。而一切真誠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以及一切社會主義者，在這種戰爭中，是常常站在敵力於封建或廢除封建制度，和剷除專制政體之危險的堡壘以及外族之壓迫的那種國家（就是說那種資產階級）方面。在這種的革命戰爭裏，譬如說，也會有法國人掠奪與佔領外人領土的因素，然而這絕不能變更這些戰爭之基本歷史意義，這些戰爭是動搖了和破壞了陳腐的農奴制度的整個歐洲之專制政體和封建制度。在普法之戰中，法國被德國人侵掠了，然而這不能變更這個戰爭之基本的歷史意義，它是把數百萬德國人從封建的分裂以及從兩個暴君——普魯士與拿破崙第三——底壓迫下解放了出來。

侵略戰爭與防衛戰爭的區別

一七八九——一八七一這一時代，遺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和革命的回憶。在廢除封建制度、專制政體和外族統治以前，談不到爭取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鬥爭底發展。如果社會主義者對於這一

時代的戰爭說到「防衛戰爭」底理由的話，那麼他們是恰恰看到這個目的，就是說反對中世紀和農奴制度的革命。社會主義者所了解的「防衛戰爭」，經常就是這個意思內的「正義的」戰爭（如德威廉·李卜克內西有一次所說過的）。只有在這個意思內，社會主義者承認過和現在還承認着「保護祖國」或「防衛戰爭」底理由及其進步的「正義的」性質。譬如說，如果明天摩多司向法國，印度向英國，波斯或中國向沙俄等宣戰，那麼這是「正義的」戰爭，是「防衛戰爭」，不管誰是進攻者，而每個社會主義者，應其同情被壓迫的、附屬的、不被平等待遇的國家對於壓迫的、奴役的、搶奪的「大國」之勝利。

但是我們想做一下吧，一個擁有一百個奴隸的奴主，與一個擁有二百個奴隸的奴主爲了「較正義地」從新分配奴隸而進行戰爭，顯然地，在這兩場合內用「防衛戰爭」或「保護祖國」的概念，是歷史上錯誤的。而實際上是狡詐的奴主們對於簡單的人民，對於市民們以及未開化的羣衆們所施用的純粹欺騙。恰恰在這個方式內，現在在奴主間所進行的爲了保持奴隸制度之目的戰爭中，各國人民被現在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用「民族的」以及「保護祖國」的概念來欺騙了。

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

差不多已普遍地承認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了，然而是在大抵爲造了這個概念，或者企圖

把這個概念只應用在一方面，或者終於曲解爲一個這種可能，說這個戰爭可以含有一種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戰爭及一種民族解放戰爭底意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才達到的最高的發展階段。舊的民族國家——沒有這些民族國家底成立，則資本主義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對於資本主義是太狹窄了。資本主義已經把集中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全部的工業部門被掌握在新進加、托拉斯以及資本主義的大富豪集團中，幾乎是整個地球都被這些「資本巨頭們」瓜分了，不管是用殖民地的形態，或是各外國通過財政剝削之千百線索的直接交織。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被壟斷和佔領投資地及原料供給地等等的趨向所代替了。帝國主義時代底資本主義，由一個各民族底解放者——資本主義在與封建制度鬥爭的時代曾是這樣的——變成爲各民族之最大的壓迫者了。資本主義以前曾是進步的，而現在是保守的了，它把生產力已發展到這樣遠，人類或者過渡到社會主義，或者「列強」底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武裝鬥爭，通過殖民地，壟斷，優先權以及民族壓迫底各個形式，以人爲地保持資本主義。

各最大的奴主間爲了保持和鞏固奴隸制的鬥爭

爲了說明帝國主義底意義，這兒引證出所謂「列強」間對於分割世界的精確報告。

「大的」奴主們對於世界的分割

「各大國」

面積（以
百萬平方
公里爲單
位）

人口（以
百萬爲單
位）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殖民地

一九一四年

宗主國

合計

計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英國

22,5

221,9

35,5

933,5

0,3

46,5

38,8

440,0

俄國

17,6

15,9

17,4

98,2

5,4

138,3

22,8

169,4

法國

0,9

6,0

10,6

55,7

0,3

33,9

11,1

36,1

德國

—

—

2,9

12,3

0,3

61,9

3,4

77,2

日本

—

—

0,3

13,2

0,4

53,0

0,7

72,2

美國

—

—

0,3

9,7

3,4

57,6

9,7

103,7

六列強總數

40,4

273,8

65,0

523,4

19,6

37,2

81,5

90,6

屬於比利時荷

蘭及其他國家

3,9

45,3

—

—

—

—

9,9

45,3

三欄半殖民地

國家（中國，
土耳其，波斯）

—

—

—

—

—

—

14,5

361,2

其他國家
全拜(兩極除外)

總數 105.9 1367.1

23.0 289.9

133.9 1687.0

這兒看出，在一七八九到一八七一年爭取自由的鬥爭中，給其他民族之首的那些民族，現在，自一八七六年後，怎樣在高度發展的「過熱的」資本主義底基礎上，大都變成世界上一切民族和一切居民之大多數底壓迫者與奴役者了。從一八七六年到一九一四年，六個強國佔了兩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一個比全歐洲大兩倍半的地區！六個強國把五萬萬以上（五萬萬二千三百萬）的殖民地居民，放在它們的壓制之下。各大國的每個居民，便有五個「屬於」他們的殖民地居民。而每個人都知道，各殖民地是用火藥與刺來佔領的，殖民地居民是像牛馬一樣待遇的，他們是幾千百種方法制罰的（經過資本輸出、護照權等等，經過出賣商品的欺詐，以及屈服在「統治」民族底權力與罰下等等）其法與帝國主義底歐洲人民說，他們是為着各民族的權利而自由而戰，實際上他們是為「鞏固他們所佔有的殖民地而戰的。德國帝國主義者將會即刻解放比利時等等，如星英國人法蘭人能把它們的殖民地與他「分誰地」來分配一下。情況底顯著是，在這些戰爭中，各殖民地底命運與發展過土地上的戰爭來決定。從資產階級正欲殖民地自由（或各民欲底主權）底立憲上來看，殖民地與英國和法國是無條件對的，因為它和分殖民地中「多數國

了，因為它的敵人們比它有不能相比的多的民族在它們的統治下，因為在它的同盟國奧大利中就壓迫的斯拉夫人比在沙俄——這個「各民族之真正的監獄」——無疑地享有較大的自由。然而德國本身並不是爲了各民族底解放，而是爲了壓迫它們來鬥爭的。幫助青年有力的強盜（德國）來掠奪較老的過於飽食的強盜們，這不是社會主義者底事。社會主義者要利用強盜們的鬥爭，以便一概消滅他們。爲了這個目的，社會主義者首先應該向人民們說出真理，就是：這個戰爭在三種意思內都是奴主們鞏固奴隸制度的戰爭。戰爭之所以進行，第一是爲了「更公正地」分配以及進一步更有一批帶關係地」剝削各種殖民地以鞏固對殖民地的統治；第二爲了在「各大國」本身底土地上更強烈地壓迫異國，因為奧大利，如像俄國一樣（俄國是在更大的更惡的程度內），只能通過這種壓迫來自保，同時它們通過戰爭而來加強這種壓迫；第三爲了鞏固和繼續工錢奴隸制度，因爲無產階級被分裂和被壓制下去，資本家們便可從中獲利，從戰爭中掠取利潤，煽動各種民族底見解，加強在一切國家中，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國中已拾起頭來的反動。

『戰爭是政治之另一種（即是暴力的）方法的繼續』

這句話，是一位最有才幹的軍事著作家萊考夫說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充分的正確性，把這句話經常作爲觀察每個戰爭底意義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是從這個立場上觀察各

殘戰爭。

把這個觀點運用在現在的戰爭上，那便會看出，英、法、德、意、奧、俄等國的政府和統治階級，數十年來是實行了掠奪殖民地，壓迫異民族和壓制工人運動的政策。這種政策恰是在現在的戰爭裏找到了它的繼續。特別是在奧國和沙俄，和平時期以及戰爭時期的政策都是奴役各民族，而不是解放它們的。反之我們看到中國、波斯、印度及其他國家近數十年來喚醒數萬人們進向民族生活的政策，以便把這些羣衆從反動的『各大國』廣控制下解放出來，在這個歷史的基礎上，戰爭在今天也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族的解放戰爭。

現在的戰爭是爲了『各大國』和在其中起着決定作用的階級之政策底繼續，從這個觀點上出發，給這種戰爭以短短的一瞥，便很容易斷定，在這輪戰爭裏辯解『保衛祖國』底觀念，是一種極端反歷史的欺騙的偽善的性質。

比利時的例子

三角協約國（現在是四角了）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俄國普列哈諾夫之流，偏愛地以比利時的例子爲根據。然而這個例子是違反着他們的。德帝國主義者無恥地破壞了比利時底中立，如像各交戰國家到處常常作的一樣，它們在必要的場合裏會破壞一切條約和所負擔的義務。倘若

一個有礙於保持國際條約的國家對德國宣戰，提出解放比利時和賠償其損失，在這個場合說，社會主義者底同情自然是在德國底敵人方面。但是事情恰恰是，三角協約國不為爲了比利時而戰的。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只有僞善者才企圖來掩飾。英國帝國德國底殖民地土耳其，沙俄帝國掠奪加里西亞，法國帝國阿爾薩斯和洛林，甚至萊茵河左岸的區域，與意大利已經締結了分配掠奪物（阿爾巴尼亞和希臘）的協定，與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國境商訂了掠奪物底分配。在各國間現在的戰爭底基礎上，除了用協助着協約奧大利和土耳其等國以援助比利時外，是沒有其他可能的！這與「保護祖國」有什麼關係呢？這兒正是帝國主義戰爭——反動、資產階級的、歷史上陳腐了的國家間的戰爭，一種只是壓迫其他民族的戰爭——底特性。誰承認參加這個戰爭，誰便是把各民族之帝國主義的壓迫永久化了。誰利用各國政府現時所處的困難，而宣傳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誰便是擁護了一切民族之只有在社會主義統治下實現的真正自由。

沙俄爲什麼戰爭？

在沙俄，最近代類型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是在沙皇政體對於波斯、滿洲、蒙古的政策中找到了最完全的表現，然而大體上在沙俄還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佔優勢。世界上從沒有像沙俄全部居民之大多數所受的這種壓迫：大俄羅斯人只佔全部居民百分之四十三，這是說還不對一

半，一切其他人都被看作「異族」而無權利的。一萬萬七千萬的俄國居民中，有一萬萬人是被壓迫的、無權利的。沙皇政體之所以進行戰爭，是爲了佔領加里西亞，徹底廢殺烏克蘭人底自由，佔領阿爾美尼亞和君士坦丁堡等地。沙皇政體把戰爭看成一種方法，把注意力從國內日益增長着的不滿情緒轉移開，把澎湃的革命運動壓迫下去。現在這兩個大俄羅斯人有兩個至三個毫無權利的「異族」，沙皇政體企圖通過戰爭來增高俄國所壓迫的人民數量，保持它的壓迫，以及因而來麻醉大俄羅斯人民自由鬥爭。壓制和掠奪異民族的可能性，可以加強經濟的穩定，因爲除了生產力底發展外，對於「異族」的半封建剝削也常常是利潤底源泉。那麼在沙俄方面，戰爭是含着特殊奴隸的反對自由的性質。

什麼是社會狹義愛國主義？

社會狹義愛國主義（或譯爲社會沙文主義，譯者）是在這個戰爭中擁護「保護祖國」底觀念的。從這個觀念中，在戰爭期間繼續發生了對於階級鬥爭的放棄以及戰費案底贊同等等。實際上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在實行着一種反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政策，因爲他們所爭取的，事實上不是含着反對外族壓迫之意義的「保護祖國」，而是這些或那些強個掠奪殖民地和壓迫外族的「權利」。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重視着資產階級對於人民的欺騙，似乎戰爭是爲了保護民族底自由和生

者，因之他們就走向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屬於社會狄義愛國主義者的，是那些保護交戰國集團底政府和資產階級並給他們着上一件美麗外衣的人們，是那些如考茨基之流承認各交戰國內的社會主義者同樣有保護祖國之權的人們。社會狄義愛國主義者在事實上是保護「本國」（或一般地每個國家底）資產階級之特權，優越地位，掠奪和暴力行為的一道圍牆，它完全叛變了。一切社會主義原則和國際社會主義者巴塞爾大會底決議。

巴塞爾宣言

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一致通過的關於戰爭的決議，正是注意於英德間（及其現在的同盟者）後來在一九一四年爆發的戰爭。宣言直接地聲明說，沒有一個人民利益能够辯護這種戰爭，這種戰爭是「爲了資本家們利潤底利益，爲了各暴君之自私底利益」，是在帝國主義的掠奪的列強政策之基礎上進行的。宣言直接地聲明說，戰爭「對於一切政府」——毫無例外——都是危險的，它指出「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畏懼，它以嚴密的精確性指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與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的革命底例子，這是說，指出了革命與國內戰爭底例子。因之巴塞爾宣言恰是對於現在的戰爭定下了工人階級在國際基礎上反對各本國政府的革命鬥爭底策略，無產階級革命底策略。巴塞爾宣言，重述司徒特加決議底名言，在戰爭爆發的場合裏，社會主義者應該利用「由戰爭

所引起之政治的經濟的危機」以「加速度地消滅資本主義的階級統治」，這就是說利用戰爭所引起的各國政府之困難狀況以及羣衆憤慨，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底政策，他們用資產階級的自由的論據對於戰爭的辯解，他們對於「保護祖國」的承認，他們對於戰費案的投票，他們之加入內閣等等——這一切都是對於社會主義直接的叛變，這種叛變，如像我們所還要看到的，只能以機會主義以及民族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在歐洲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中之勝利來解釋。

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謬誤引證

俄國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以普列哈諾夫爲首）引證了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戰爭中的策略；德國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俞士和達維德之流）引證了一八九一年恩格斯底那些聲明，那裏說到在與俄國法國的戰爭中德國社會主義者底責任是同時保護祖國；最後，企圖以各國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調和并給以合法權的考茨基之流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引證說，馬克思、恩格斯責斥一切戰爭，但在一八五四——五五年到一八七〇——七一年以及一八七六——七七年，一當戰爭已爆發了的時候，是常常站在這一個或另一個交戰國方面。

一切這些謬誤引證都是令人憤慨地曲解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觀點，而有利於資產階級和機會

主義，如像基勞姆之流的無政府主義者底著作，爲着辯解無政府主義而偽造了馬克思、恩格斯底觀點一樣。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戰爭，在拿破崙被擊敗以前，對德國方面是歷史上進步的戰爭，因爲拿破崙第三和沙皇多少年來以支持德國封建的分裂來壓迫德國。及至這個戰爭變爲掠奪法國（佔領阿爾薩斯和勞倫）時，馬克思、恩格斯便毫無顧忌地宣告反對德人。但是就是在這個戰爭底開始時，馬克思、恩格斯批准了培培爾和李卜克內西對於廢費案的拒絕，並忠告社會民主黨不要與資產階級聯合，而應該爲無產階級之獨立的階級利益來鬥爭。把對於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這種評價移用在現今的帝國主義戰爭上來，這是強姦真理。這個評價同樣更有用地適用於一八五四——五五年的戰爭以及十九世紀之一切其他的戰爭，那時既沒有近代的帝國主義，在一切交戰國中更沒有社會主義的羣衆政黨，這是說恰恰無有巴塞爾宣言之在與列強戰爭相聯系着來申引出「無產階級革命」底策略的各種條件。

誰要是引證馬克思在前進的資產階級時代對於戰爭的態度，而忘記馬克思「工人無祖國」的名言——這名言正是適用於已衰頹了的反動的資產階級底時代，適用於社會主義革命時代——，那便是無恥地曲解了馬克思，而以資產階級觀點來代替社會主義觀點。

第二國際底崩潰

全世界各國底社會主義者，一九一二年在巴塞爾莊嚴地聲明說，他們認為未來的歐洲戰爭是一切政府底「罪孽的」極反動的事件，是加速資本主義崩潰，和不可避免地產生反對資本主義之革命的事件。戰爭來了，危機爆發了。在革命策略底地位上，各社會民主黨底大多數之以反動的策略，它們站在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資產階級方面。這種對於社會主義的叛變表示着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底崩潰，我們應該清算一下惹起這種崩潰，產生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和給它以強力的事物。

社會狹義愛國主義是已經成熟了的機會主義

在第二國際底整個過程中，各社會民主黨內到處進行了革命派與機會主義派之間的鬥爭，在一些國家中（英國、義大利、荷蘭、保加利亞）已經發生了分裂。無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認為，機會主義是工人運動中的資產階級政策，它是表現着小資產階級利益，一小部份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作人們與「他們的」資產階級的聯盟，一種壓制無產階級羣衆和被壓迫羣衆之利益的聯盟。

十九世紀末的客觀環境給與了機會主義以特殊的力量增長，由於客觀環境把對於資產階級合

法的運用變成了在它面前的屈膝，造成了工人階級中一小層的官僚和貴族，由於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湧進了各社會民主黨裏來。

戰爭加速了這個發展，它把機會主義變成爲社會狹義愛國主義，把機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的秘密同盟變成爲公開同盟。此外，軍事實吏到處頒佈了戒嚴而給工人階級帶上了箝口罩，同時工人階級底老領袖們幾乎是全數跑到資產階級營壘裏去。

機會主義和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底經濟基礎是同一的：代表一小層有優越權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底利益，他們保持他們的優越地位，保持他們祇食資產階級桌下餘屑以及「他們」民族資產階級從掠奪外族和運用大國地位等等而得來的利潤之餘屑的「權利」。

機會主義和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底思想的政治的內蘊是同一的：以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爭，放棄革命的鬥爭方法，在困難狀況裏支持「本國」政府，而不去利用這些困難進行革命。把一切歐洲的國家合起來看，不注意各個個別的人（即使是具有權威的人），那麼就表現了機會主義潮流是社會狹義愛國主義最重要的基礎，而在革命者底營壘裏，幾乎到處對於社會狹義愛國主義發生了或多或少的堅決抗議。譬如拿一九〇七年國際社會主義者在司徒特加大會上的各派來說，那就可看出，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而國際的機會主義在那時便已贊助帝國主義了。

與機會主義者的統一，就是工人與「本國的」民族

資產階聯合，是國際革命工人階級底分裂。

在大戰以前的時期，機會主義雖然已經是一種「傾向」，一種「極端」，但還是社會民主黨之合法的組成部份。戰爭顯示了，對於未來是不可能的。機會主義是已「成熟了」，它在激進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使者底作用。與機會主義者的統一，已成了完全的偽善，如像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例子所顯示的。在一切重要的場合裏（譬如八月四日的表決），機會主義者以他們的真面目美教書而出現，然後以他們對於資產階級之廣泛關係和他們在工會組織機關中之佔多數等等的協助來實行之。與機會主義者的統一，事實上是工人階級屈服在「本國的」資產階級之下，與這種資產階級聯盟以壓制外族和為強國之優先權而鬥爭，——那麼就是分裂各國底革命的無階級。

不管在個別場合中與在許多組織中統治的機機會主義者鬥爭是怎樣的困難，不管對於各工人政黨中機會主義之清洗過程在個別國家中用怎樣特殊的形態進行——這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有結果的。改良主義的機機會主義是死滅了；「再生的社會主義」——按着法國社會主義者哥萊底正確的話——是革命的，不調和的，暴動的」。

「考茨基主義」

考茨基，這位第二國際最大的權威者，是以一種特殊典型的例子表現着這種方式，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而事實上把它變為「司時魯威主義」或者是「布倫達諾主義」。我們在普列哈諾夫底例子上也看到這點。以辯證的詭辯把馬克思主義之革命的自動的靈魂切奪了去，承認馬克思主義底一切，只是不要革命的鬥爭方法，不要宣傳和準備這些鬥爭方法，不要恰恰在這個方向內教育羣衆。考茨基對於左派用一種外交的謊步，如在表決戰費時投懷展舉，如空言地宣示自己的反對性質等等，企圖在思想地與社會狹義愛國主義之基本思想，在這個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來「調和」。考茨基，他在一九〇九年關於革命底成熟時代以及關於戰爭與革命的關聯寫了一整本書，——考茨基，他在一九一二年簽署了革命地利用未來戰爭的巴塞爾宣言，現在却不惜以任何方法來洗滌和辯解社會狹義愛國主義，他與普列哈諾夫一樣，在對於革命思想及進而直接革命鬥爭之一切步驟的嘲笑裏，與資產階級聯合起來。

對於這種叛逆，對於這種無節操，對於這種對機會主義的奴婢態度，對於這種無以比擬地在理論上曲解馬克思主義，不作無顧忌的鬥爭，則工人階級是不能完成它的革命的世界使命的。考茨基主義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第二國際中統治着的各種矛盾之社會的產物，是口頭上服膺馬克思

主義而同時實際上却屈服於機會主義之事實底社會的產物。

在不同的國家中，「考茨基主義」底這種基本的欺詐，是以不同的形態出現着。在荷蘭，羅蘭德——荷蘭斯特主張在拒絕保護祖國的思想下，與機會主義者政黨統一。在俄國，托洛斯基同樣在拒絕這種思想下，願與機會主義的狹義愛國主義的「我們的曙光」派統一。在羅馬尼亞，拉科夫斯基與機會主義——對第二國際崩潰負責者——宣戰時，同時却準備着承認保護祖國之思想底根據。這一切都是那種弊害——荷蘭的馬克思主義者（郭泰爾和班業苦克）命之為「消極的急進主義」——底表現形態，以理論上的折衷主義和實踐上對機會主義之奴婢地屈服或無能，來代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底口號，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口號

戰爭無疑地引起了最重大的危機，巨大地尖銳了羣衆底苦痛。這個戰爭底反動性質，各國資產階級之無恥的謊言，這謊言把他們的掠奪目的掩飾在「民族的」意識形態底小外衣下面，——一切這些將在客觀的革命形勢底基礎上無能抗爭地在羣衆中喚起革命情緒來。向這方面去工作，便這種情緒達到有意識的性質，深刻化而且能具有形態，這是我們的責任。這個任務只有在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中找到正確表現，戰爭期間徹底的階級鬥爭之每個方式，和「革

衆行動」之符號繼續執行的策略，會不可避免地引向那裏。強大的革命運動是在與列強之第一次或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聯系中爆發，是在戰爭期間或是戰爭以後爆發，人是不能知道的，然而在這個方向內系統地毅然地工作，是我們的絕對的義務。

巴塞爾宣言明確地依據着巴黎公社底例子，這是說依據着變各國戰爭爲國內戰爭底模範。半世紀前，無產階級還太薄弱，那時對於社會主義的客觀的諸前提還未成熟，對於各交戰國內革命運動之配合和一致還是不能想像，巴黎工人們之對於「民族的意識形態」的部份熱狂，是他們所患的馬克思當時便已經指出來的小資產階級弱點，也是公社失敗底原因之一。半世紀後，削弱革命的各種關係已經沒有了，而今天想放棄巴黎公社底精神下的行動，是對於社會主義者一種不滿意的事體。

戰壕中聯歡底例子

各交戰國底資產階級報紙刊載出各交戰國底士兵甚而在戰壕裏的聯歡。嚴厲的禁令，如像軍事官吏們（在英國和德國）爲禁止這種聯歡而頒佈的，指證出：各國政府和資產階級對於這種現象是給了嚴重的意義。雖然西歐各社會民主黨底領導中機會主義完全統治着，雖然全部社會民主黨的刊物及第二國際底一切權威者支持着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而聯歡底這種事件還是可能的，這

就證明給我們，怎樣能夠縮短現在的罪惡的反動的奴主戰爭，和組織一個革命的國際的運動，對於這個目標給一有系統的努力吧，即使只是各交戰國底左翼社會主義者。

秘密組織底意義

就是全世界最卓越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這個戰爭裏也不亞於機會主義者以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在普列哈諾夫和考茨基底精神內）污損了自己。這個戰爭底有益的結果之一，無疑地是它消滅了機會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

在任何場合與任何情況之下，各社會民主黨不應放棄甚至於最小的公開的可能性，以組織羣衆和宣傳社會主義，但是同時它們應該打斷對於法律之奴婢的屈服。「你們死打槍吧，我的資產者先生們」，恩格斯寫道，他在暗示於國內戰爭與突破合法——如果合法已被資產階級破壞了——的必要性。危機已經顯示了，一切國家，甚至於最自由的國家中資產階級突破了合法，不創立一個秘密組織來宣傳、討論、估計和準備革命的鬥爭方法，那麼不可能領導羣衆邁向革命。譬如在德國，社會主義者所能真正作的，只能是秘密地反對卑鄙的機會主義和偽善的「考茨基主義」。在英國雖要贊成所印發的反對徵兵的宣言，便會被擲到監獄裏去。

組織秘密的宣傳方法，和認為在公開刊物上對於它的讚美是與社會民主黨底屬性一般的，

這是對於社會主義的叛變。

關於「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失敗

在現在的戰爭中擁護本國政府勝利的主張者，以及「既不勝利也不失敗」這一口號底信徒，都是同樣地站在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底立場上。革命的階級在一個反動的戰爭裏，不能不希望本國政府底失敗，它不能忽略政府軍事上的失敗與因而易於推翻它之間的聯系，只是資產階級相信甚至希圖各政府底戰爭仍然應以各政府戰爭為終結，他們認為各交戰國底社會主義者以希圖一切「他們的」本國的「政府之失敗而出現是『可笑的』，『無意識的』。相反地，恰恰這種出現是適合着每個有意識的工人底暗中思想，是在我們的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行動路線上。

無疑地，一部份英國的德國的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所從事進行的反動運動，是「削弱了」各該政府底「軍事戰鬥力」，然而這些鼓動就是那些社會主義者底功績。社會主義者應該向羣衆解釋，除了革命地推翻「本國」政府以外，對於他們是沒有救的，因此在現在的戰爭中恰恰爲了這個目的來利用這些政府底困難情形。

關於和平主義與和平口號

黨案中愛好和平的情調，常常是抗議、憤慨和覺悟之開始底表現，意識到戰爭是反動的。利用這種情緒是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底義務。他們應該最積極地參與從這個基地上生長出來的每個運動和每個示威，但是他們不欺騙羣衆，不能允諾這種思想：在缺乏一種革命運動時，沒有侵略，沒有外族底壓制，沒有掠奪，沒有現在各政府間和各統治階級間新的戰爭萌芽的和平是可能的。這樣的欺騙人民，只能有利於各交戰國之秘密外交及其反革命的計劃。誰要願意一個永久的民主的和平，他就應該主張反對政府和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

各民族底自決權

在現在戰爭中，資產階級欺騙人民之最普遍的方法，是用「人民解放」底觀念來掩護掠奪的戰爭目的。英國人允諾比利時底解放，德國人允諾波蘭底解放等等。事實上，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是壓迫者底一個戰爭，他們爲了鞏固和擴展這種壓迫而威逼着把世界上民族底大多數放在他們的壓制之下。

不與任何方式的民族壓迫作鬥爭，社會主義者便不能達到他們的偉大目的。因此他們應該

無條件地要求，壓迫國家底（特別是所謂「強國」底）社會主義承認和主張被壓迫民族底自決權，而且明確地在這個字底政治意義內，這是說承認政治的分離底權利。屬於一個大國的或統治殖民地的民族的社會主義者而不擁護這種權利，那他是一個狹義愛國主義者。

這種權利底擁護不只不是鼓勵成立小國，相反地是更自由、更無搖動因而亦更廣泛更普遍地成立大國或國家聯合，這對於羣衆有更大的利益而亦更完善地適合着經濟的發展。

被壓迫民族底社會主義者，應該無條件地爲壓迫的和被壓迫的民族之工人底完全聯合（而且亦是組織上的）而鬥爭。各民族互相間法律上的分離的思想（鮑威爾和俞奈澤之所謂的「民族的文化自治」）是一種反動的思想。

帝國主義是少數「大國」繼續壓迫全世界各民族の階段，因此不承認民族自決權，則反對帝國主義的爭取社會主義的國際的革命鬥爭是不可能的。「壓迫別人的民族，是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馬克思與恩格斯語），無產階級不能是社會主義的，如果它以「它的」民族的即使是小的暴力行動來反對其他民族爲滿足。

第二章 沙俄的階級與政黨

資產階級與戰爭

沙俄政府在這種關係上，並不落後於它的歐洲的同形者：正與它的歐洲的同形者一樣，它在非常廣泛地實行着對於「它的」人民的欺騙。欺騙和推諉底一個强有力的巨大機構也在沙俄被運用着，目的是，把熱誠愛國主義傳佈於羣衆，喚起沙皇政府是在進行一種「正義」戰爭與懷舊地保存「斯拉夫同胞」等等的觀念。

地主階級和工商業資產階級底上層份子狂熱地擁護了沙皇政府底戰爭政策。他們在期待着從分割土耳其和奧國的遺產裡獲取巨大的物質利益和優先權。這些先生們底多少會議已經在享受着沙皇軍隊勝利後便能夠滾到他們錢子裡的利潤底預感了。此外還有，反動份子們了解的很清楚：如果還有能够推遲過期，諸夫王朝底崩潰和我國新革命的東西，那麼這只能是沙皇底以勝利為終結的對外戰爭。

城市「中等」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自由職業者等底廣大階層——至少在戰爭底開始時——同樣地被愛國主義所傳染了。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底政黨——立憲民主黨——是不顧一切地與沙皇政府在一起。在外交底領域裡，立憲民主黨早已就是政府黨了。沙皇外交家時時作爲政治欺騙工具的大斯拉夫主義已經成了立憲民主黨底正式觀念。沙俄的自由主義倒退爲國家自由主義。它在「愛國主義」中與黑色百人團競賽着，常常欣狂地贊助軍國主義，大海軍主義等等。在俄國自由主義底營壘裡差不多看到這同一的現象，如像在德國七十年代自由思想的自由主義解體以及國家自由黨從其中分裂時所發生的那樣。俄國自由資產階級決然地走上反革命底道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觀點在這個問題裡完全證實了是正確的。機會主義者們認爲俄國自由主義還是俄國革命之動力的觀點是被實際的經驗所終結了。

在農民中，統治的黨派通過資產階級報紙以及傳教師等等的協助，同樣地喚起了一種狹義愛國主義的情緒。但是在士兵們從前線屠場歸來的同一度數內，農村中的情緒無疑地會轉變爲不利於沙皇的。與農民有接觸的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黨不知道遏止狹義愛國主義的狂潮。勞動派（*Трудовая партия*，農民的民主主義）在國會裡對軍費案拒絕了投票。但是通過他們的領袖克倫斯基底口，他們宣讀了一個對於君主專制非常合適的「愛國主義的」聲明。民粹派全部的公開報紙大都同落自由主義者。甚至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左派——所謂加入了社會主義國際的社會革命黨——

也是在這同一的方向內。這個政黨在社會主義國際局的代表魯巴諾維奇先生是一個公開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在「協約國」社會主義者底倫敦會議上，這個政黨有一半代表贊成狹義愛國主義的決議（另一半放棄投票）。狹義愛國主義者在社會革命黨底秘密刊物中（如「*Prolet*」報等等）佔有優勢。「資產階級環境」裏的革命者，這是說與工人階級無有聯系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在這個戰爭裏遭受了破滅的失敗。克魯泡特金，布爾喬夫與魯巴諾維奇底悲哀命運是非常之特殊的。

工人階級與戰爭

在沙俄沒有受狹義愛國主義傳染的唯一階級是無產階級。在戰爭開始時，只是工人階級底最無意識的階層參與過個別的暴行。對於工人們參與莫斯科反德的騷亂是過份地估計了。大體上，俄國工人階級完全抵抗狹義愛國主義。

這是由於國內革命情況和俄國無產階級一般的生活條件使然。

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是一個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漲底開始。我們是世界上從未看到過的強有力的罷工運動底證明者。一九一三年革命的羣衆罷工，根據着最低限度的計算，有一百五十萬參加者，一九一四年已超過了二百萬人，接連了一九〇五年的水準。在戰爭底前夜，聖彼得堡已

繼發生了第一次的障礙戰鬥爭。

秘密的社會民主黨實現了它對於國際的義務。國際主義底旗幟堅持在它的手中。我們的黨與機會主義的派別和份子早已實行了組織上的決裂。機會主義以及「不惜一切代價的合法主義底」原則不會拖住我們黨底脚。而這種情況在實現革命的義務上幫助了黨，一如與機會主義的比索拉蒂黨底決裂幫助了義大利同志們一樣。

我們國內的一般情況絕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在工人羣衆中的繁榮。在俄國，我們在知識份子和小資產階級中看到機會主義和改良主義底一些跡影。但是它在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層中却是渺小的少數。有優越地位的工人層和僱員層在我們這兒極脆弱。合法底偶像在我們這兒成立不起來。取消派（阿科索洛得，波特萊索夫，柴萊宛寧，馬斯洛夫等所領導的機會主義黨）在戰爭以前在工人羣衆中就無有任何足以重視的支點。第四次國會底選舉是從反對取消派的營壘中選出了六個工人議員。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公開的工人刊物底銷數和捐款無可爭辯地證明了，五分之四的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反對機會主義和取消主義。

由於戰爭底爆發，沙皇政府逮捕了和充軍了數千領導的工人，我們的秘密的社會民主黨底黨員。這種情況，再加上全國戒嚴令底頒佈以及我們的報紙底被壓迫等等，阻礙了運動。但是我們黨底秘密的革命活動仍然繼續着。在聖彼得堡，我們黨底委員會出版了一種秘密的報紙——無產

階級之聲』(『Proletarski Golos』)。(按此報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出版，譯者)

在國外出版的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主義者』底論文在聖彼得堡翻印，送到各省去。刊印的祕密宣言也散佈在軍營中。在城外，在許多偏僻的角落裏，舉行了許多秘密的工人會議。最近在聖彼得堡爆發了強大的五金工人罷工。與這個罷工相聯系着，我們的聖彼得堡委員會發出了許多給工人的宣言。

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黨團與戰爭

一九一三年國會內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中發生了分裂。機會主義底七個信徒站在另一方面，在柴茲底領導下。他們是被七個非無產階級的省區選舉出來的，這些省區一共只有二十一萬四千工人。在另一方面——是六個議員，都是工人出身，由俄國的工業中心選舉出來的，這些區域共有一百萬零八千工人。

最主要的分歧點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策略呢還是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底策略呢？各種的分歧實際上表現在議會以外的羣衆工作底領域裏。這個工作在沙俄應該秘密地來進行，如果它的執行者願意站在革命的立場。柴茲底黨團是非難秘密活動的取消派之最忠實的聯盟者，在與工人們的一切會議中和一切會議中都擁護他們。因此發生了分裂。六個國會議員組織了社會民主黨

黨黨團，一年來的活動無可爭辯地證明了，俄國工人之壓倒的多數站在它的方面。

在戰爭開始時，分歧是更加特殊明顯地表現出來。柴茲底黨團阻止在議會政治的領域上。他們對於戰費案未有投票，不然他們便會在工人中引起反對他們的怒潮（我們看到，在沙俄甚至小資產階級的勞動派也不贊助戰費案）。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却也不提任何抗議。

執行我們黨政治路線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完全是另一樣。它以反戰的抗議走進工人階級底最深層，它把反帝國主義的宣傳深入到俄國無產階級底廣大羣衆中去。

它在工人中得到了熱烈同情底回應；——這個事實給了政府以恐懼，因之政府公開地破壞了它自己的法律，逮捕了我們的議員同志，判決終身充軍到西伯利亞。沙皇政府在關於逮捕我們同志的第一次宣揚聲明裏說：

「社會民主黨底一些黨員在這個問題裏有着一個完全特殊的態度，他們活動底目的是，通過反戰的鼓動以及用秘密宣言和口頭宣傳來斷送俄國的戰爭力量。」

對於萬德威「暫時」停止反對沙皇政體的鬥爭的有名宣言——現在由於在比利時的俄國公使庫達寇夫大公底報告看出來，不是萬德威自己，而是在俄國公使底影響下起草的這個宣言——只有我們的黨自己，經過它的中央委員會，給與了一個拒絕的回答。取消派底中央贊成萬德威，在刊物上正式聲明，「在他們的活動中絕不反抗戰事。」

沙皇政府主要地控訴我們的議員同志說，他們在工人中宣傳對於萬德威的拒絕的答覆。

沙皇的檢查長奈那羅科莫甫先生在法庭上把德國的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作為模楷告訴給我們的同志：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他說——贊成軍費案而表現為政府底友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就這樣地行動着，然而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可悲哀的騎士們却不這樣行動……法國底和比利時底社會主義者們一致地忘記了他們與其他階級的分歧，把爭論拋開，不躊躇地站在旗下來。」然而社會民主黨黨底同志們，追隨着黨中央底指示，不是這樣行動。

法庭審判在我們黨於無產階級羣衆中所進行之廣泛的秘密的反動鼓動的前面捲起了一幅莊嚴的圖景。沙皇法庭自然還差的很遠，不能把我們同志在這個領域上的全部活動「揭發」出來。但是所被揭露了的情況已表現出，我們在幾個月的短短時間內是已經作了多少工作啊。

在法庭上宣讀了我們小組和委員會底反對戰爭和擁護國際主義策略的秘密宣言。許多線索把全俄國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們與社會民主黨黨底同志們穿連起來，而他們也根據着他們的力量底尺度幫助着工人們，使他們學習以馬克思主義底立場來判斷戰爭。

哈爾科夫省的工人議員穆拉諾夫同志在法庭上說：

「因為我曉得，我按人民選到國會裏來不是為了暖熱國會底坐椅，我便回到省裏去了解

工人階級底情緒。

他在法庭上承認，他擔任了我們黨底秘密鼓動者底職務，他在烏拉爾的伊葉特耳工廠及其他地方組織了工人委員會。法庭審判表示出了，社會民主工黨黨國底同志們在戰爭爆發後爲着宣傳底目的幾乎走遍了全俄國，穆拉諾夫，裴特洛勃斯基與巴達也夫等等舉行了許許多多的工人會議，在會議裏通過了反戰的決議等等。

沙皇政府以死刑來恫嚇被告者。因此在法庭上並不是都像穆拉諾夫同志那樣勇敢。他們企圖使沙皇的審判長難於宣判。現在俄國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們却下流地利用這個，以掩飾問題底本質：工人階級要用怎樣一種議會政治？

徐德庫姆和韓奈，塞姆巴德和魏蘭特，比索拉普和墨索里尼，柴茲和普列哈諾夫，都承認議會政治。我們的社會民主黨黨國底同志也承認議會政治，與狹義愛國主義者決裂了的保加利亞同志和義大利同志也是這樣作。議會政治與議會政治是兩個不同的事物。一方是利用議會劇場以阿諛政府，最好亦只是脫卸它的罪惡而已，如像柴茲底黨國所作的。另一方是利用議會政治以堅持它的革命崗位到最後，作爲社會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亦在最惡劣的環境下來實現其目的。一方是以議會活動爭逐部長底交椅，另一方是被放逐，被擲在黑獄裏。一方是爲資產階級服務，另一方是爲無產階級服務。一方是社會帝國主義者，另一方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

第二章 國際底再建設

如何把國際再建設起來？預先要說幾句話，國際怎樣不能再建立起來。

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與『中派』底方法

噫，各國民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是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呵！自從戰爭爆發後，他們已經幾乎被對於國際的焦慮所壓倒了。一方面他們保證說，一切關於國際破壞的傳說只是單純的『過份估計』。實際上未有發生甚麼特別的。聽考茨基說：『國際只是『和平時期底一個工具』，——如果這個工具在戰時是不能這樣完全可用的，這有甚麼奇怪呢？』另一方面各國民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們想出一個簡單的——最重要的是同時亦是國際主義的——小辦法，以便從這個窘境裏逃脫出來。一個簡直不複雜的小辦法：只是期待着戰爭底終結，在戰爭結束以前各國民社會主義者要『保護』他們的『祖國』，援助『他國的』政府，但是在戰事結束以後應該彼此互相『赦免』和承認：大家都是對的，在和平時期我們像兄弟一樣生活着，然而在戰爭時期我們——在這個或

那個決議底精微的基礎上——號召德國工人起來屠殺他們的法國弟兄，而對對方亦是如此。

在這個基地上他們同樣地碰在一起，考茨基和普列哈諾夫，阿德勒爾和韓奈。阿德勒爾寫道：

：『如果我們渡過了這個奇聞的時代，那麼第一個義務便是彼此不再爭執。』

考茨基說：『迄今無有一方面會傾聽嚴肅的社會主義者提出國際命運的聲訴的。』普列哈諾夫說：

『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還染着無辜殺戮者底鮮血的手相握，會是不愉快的呵。』然而他又重時爲『赦免』來辯護，他寫道：

『這兒使心胸服從於理智將會是完全適當的，爲了它的偉大事業，國際應該注意及即使是最遲了的懺悔。』

韓奈在『社會主義月刊』裏證明若萬德爾實行了一個『勇敢的自負的』行動方式，命令德國的左派應以他爲模範。

一句話，如果戰爭結束了的話，只是指定一個委員會，由考茨基，普列哈諾夫，萬德爾與阿德勒爾組成，那麼一反黨之勢便可成立一個『一致的』在互相赦免的精神之下的決議。而全部爭執便會因此幸福地掩飾了。本應幫助着工人們使他們認清所發生的事項，但卻拿出一個紙上的『統一』來欺騙他們。把各國社會黨愛國主義者和僞善者之聯合叫作爲國際底復興。

不應該隱瞞着：一種這樣的復興區危險是很大的。各國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有着一個共同的利益。他們都同一地不希望着，他們國家內的工人羣衆明瞭社會主義呢還是國家主義呢的問題。他們都同一地想着互相遮蓋他們的罪孽。他們除了「國際主義」偽善底能手考茨基所提議的以外，再不能有別的提議。

這期間對於這個危險很少清算。我們在一年戰爭的過程裏，經歷了一些恢復國際關係的企圖。我們不願意談論倫敦和維也納會議，在這些會議裏聚集的都是狹義愛國主義者，以幫助他們各自「祖國」底政治謀部和資產階級。我們所注意的是在魯加諾和哥本哈根的會議，國際婦女會議和國際青年會議。這些會談是充滿了最好的欲望。但是它們決沒有看到我們上面所說的危險。它們忽略了把國際主義者底鬥爭路線明確化。它們不給與無產階級指出以社會狹義愛國主義方式「恢復」國際的危險。它們頂多只是阻止在重新證實的決議上，而不給無產階級指出，不反對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則社會主義便會是一個無希望的事業。它們至多只是「足踏」吧了。

反對派方面的情況

無疑地，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對派底情形對於一切國際主義者具有極大的興味。第二國際中最大政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給了國際的工人組織以最嚴重的打擊。然而同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

也因而激起了最強大的反對派。在歐洲的大政黨方面，那些忠於社會主義旗幟的同志們首先從德國黨內提出了響亮的抗議聲。我們欣悅地讀了『光芒』和『國際』等雜誌。我們以更大的欣悅知道了在德國散佈的祕密的革命宣言，如『主要敵人是在自己國內』。這證明了，社會主義精神在德國工人中還活著，在德國還有著許多優秀的兒女在保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最顯明地表現了社會主義中的分裂。在那兒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三種傾向：機會主義者——狹義愛國主義者，他們已墮落到叛變底最深層；考茨基的『中派』，它除了給機會主義者以助力外再也無能盡其他的作用；最後是左派，在德國唯一代表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然我們首先對於德國左派的情況有著莫大的興趣。在他們那兒我們看到我們的同志，看到一切國際主義因素底希望。現在他們的情況怎麼樣呢？

『國際』雜誌是完全正確的，當它聲述說，德國的左派還在經歷著一種醞釀過程，還會有大的分化，在它們的行列中還有著或多或少的堅決份子。

我們俄國的國際主義者自然不宜於干涉德國左派同志們底內部事件。我們了解，只有他們自己已有權能適合著當時當地的條件來決定反對機會主義者的鬥爭方法。我們只是認為，公開地說出我們對於情況的意見，是我們的權利與義務。

我們確信『國際』雜誌中社論底作者是完全正確的，當他聲明說，考茨基的『中派』對於馬

克思主義事業，比那些公開的機會主義者還更有害。誰要是掩避各種矛盾，誰要是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底假面具下宣傳考茨基主義，那他是麻痺工人們，那他是比張嘴提出問額而強迫工人們明顯分裂的韓奈和徐德庫姆還更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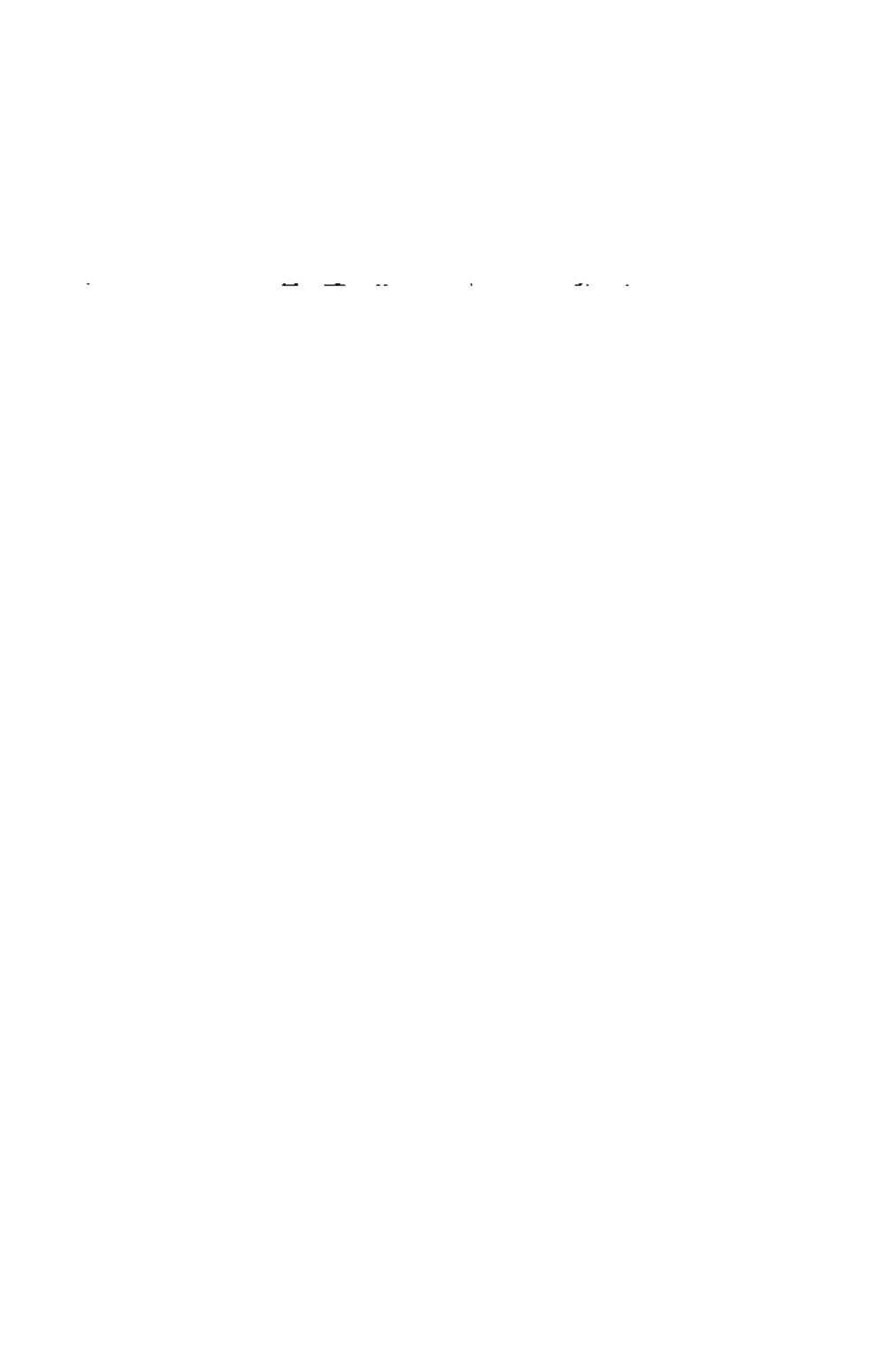
近來爲考茨基和哈塞所容許之反對領導機關的反對者，是不會迷誤任何人的。他們與塞德曼派間的不同意見絕不是原則上的。一方相信着，與登堡與麥根森已經勝利了，因之已經可以容許提出反對侵略的抗議了。而另一方則以爲，與登堡與麥根森還未勝利，因此還須『堅持到底』。考茨基派只是進行着一種反對『黨領導』的假戰爭——無有別的目的，只是爲着戰後在工人們前面掩遮原則的爭論，用一種模糊的似乎是『左的』決議第一千〇一號來粉飾這事件，第二國際底外交家們原是這種能手呵！

很明顯地，德國的反對派在他們反對『黨領導』的嚴重鬥爭中，也照利用考茨基派底這種非原則上的反對者。但是對於國際主義者的試金石，仍然應該是對於新考茨基派的拒絕態度。只有這種人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如果他反對考茨基派而且了解到『中派』即使在它的領袖們似乎轉變以後，在各原則問題上亦仍然是機會主義者和狹義愛國主義者底聯盟者。

我們對於國際中動搖份子的態度是有着重大的意義。這些份子——特別是和平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者們——在中立國以及一些交戰國亦是同樣有的（譬如英國的獨立工黨）。這些份子可以

成爲我們的同路人。與他們同行以反對社會黨愛國主義者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忘记，在恢復國際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問題中，這些份子不會與我們同行，並會反對我們而與考茨基、塞德曼、萬德威和塞巴德同行的。在國際會議上不應把綱領限制在這些份子所能接受的程度上。否則我們自己便陷入這些和平主義者底俘虜中了。譬如在伯恩的國際婦女會議便是這樣。據說蔡德金同志底觀點的德國代表團在這個會議中，事實上是盡了『中派』底作用。婦女會議所說出的只是荷蘭特別爾斯特拉（Treitel）領導的機會主義黨以及獨立工黨代表們所能接受的。不要忘记，這些人們在『協約國』熱義愛國主義者底倫敦會議上，是變成了萬德威底提案的。我們對於獨立工黨在戰爭期間反對英國政府的英勇鬥爭，表示極大的敬意。但是我們知道，這個黨從未有站布馬克思主義底基礎上，而現在也是未有。我們認為，社會民主黨反對派在現在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高舉革命的馬思克主義底旗幟，堅定地向工人們說明我們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觀點，提出革命的羣衆行動的口號，而與這就是說，把帝國主義戰爭底階段引到國內戰爭階段底開始上來。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份子在許多國家中存在著。他們出現於德國，俄國，斯堪的那維亞諸國（何格隆德（Hoglund）同志所代表的一派是最有影響的）巴爾幹半島（保加利亞的『熱心』黨），義大利，英國（英國社會主義黨的一部分），法國（魏爾德德自己在『人道報』上承認了，他對於德國民主黨許多拉攏情，雖然他未有刊登過一篇完全的），荷蘭（論壇派）等國。把這



現在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比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實行分裂時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間的區別并不小。機會主義者莫尼托爾在『普魯士年鑑』（大資產階級和貴族底一種保守主義的月刊，譯者）裡完全正確地說過，現在的「統一」對於機會主義者及資產階級是有利的，因為它威逼着左傾份子服從狹義愛國主義者，阻止工人們注視各爭論問題和創造一真正無階級的真正社會主義的政黨。我們深切地認為，在現在的情況下，與機會主義者及狹義愛國主義者分裂，應該是革命者底第一個義務——如像與黃色者，反猶太主義者及自由主義的工人團體等等分開是應當的一樣，這正是爲着加速地說服落後的工人們和吸收他們到社會民黨裡來。

我們認為第三國際應該在這個革命的基础上創立起來。與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分裂是否適當的問題在我們黨內是沒有的。這個問題對於黨是已經無可爭辯地解答了。對於黨的問題只是最近期間在國際範圍上亦應實行這種分裂。

完全明顯地，在許多國家裏創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以作爲實現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之準備是已經有了。德國這個最老的最強大的工人運動底國家是有着決定意義的。最近的將來將會教訓給我們，創立新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的各條件是否已經成熟。如果是的，那麼我們的黨將欣然地加入一個這樣的清洗了機會主義和狹義愛國主義的第三國際。如果不是的，那麼這只能證明

，對於一種組織的清洗還需要或多或少長期的進化。那麼我們的黨將在舊的國際裏形成一個極端的反對派——正如許多國家已創立了一種站在革命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國際工人聯合之莊嚴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今後數年中在國際運動上的發展將會是怎樣的。但是我們所確信而且毫不動搖和相信的是，我們的黨在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裏，依然不遺餘地在前進的方面內活動着，在它的日常活動內，將為創立馬克思主義國際底俄國支部而工作着。

我們在俄國也不缺少公開的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和『中派』。這些人們將會反對馬克思主義國際底創立。我們知道，普列哈諾夫與維爾斯柯斯基在同一的原則基礎上，而且現在已與之握手言歡了。我們知道，阿克塞洛德所領導的『組織委員會』是在俄國領域上宣傳考茨基主義。這些人們是在工人階級統一的名義下宣傳與機會主義者的統一，而通過他們來與資產階級統一。但是我們所知道的俄國工人運動底現狀已給了我們完全保證，俄國的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是與過去一樣站在我們黨的方向。

第四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分裂底歷史

及其現狀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上述的對於戰爭的策略，表現着社會民主主義在俄國三年來發達之不可避免的結果。如果不深入於我們黨底歷史，就不可能正確地了解我們國家內社會民主主義底策略和現狀。所以我們在這兒也願意把這個歷史底基本事實提供給讀者。

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思潮在俄國發生於一八八三年，那時在外國的勞動解放社第一次把社會民主主義底觀點有系統地運用到俄國來。直到九十年代底初期，社會民主主義還只是一個思潮，與俄國工人底羣衆運動沒有聯系。九十年代底初期，社會的昌隆以及工人中的醞釀和罷工運動，使着社會民主主義成爲一個積極的政治力量，與工人階級底鬥爭（經濟的以及政治的）不能分離地聯系起來。從這時起，社會民主黨也開始了「經濟主義者」與「火星派」的分裂。

『經濟主義者』與『火星報』（一八九四—一九〇三）

『經濟主義』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一個機會主義傾向。它的政治實質在這句綱領辭句內表現了它的頂點：『工人們應該進行經濟鬥爭，讓自由主義者去進行政治鬥爭。』它的理論的主要支柱是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或『斯特魯維主義』，它『自認為』是一種清洗了任何革命性質而適合於自由資產階級要求的『馬克思主義』。依據於俄國工人羣衆之不發展性，在『與羣衆同行』的期望中，經濟主義者們想把工人運動底任務和而期限止在經濟鬥爭和自由主義底政治援助上，而自己不提出獨立的政治任務或一般的革命任務。

老『火星報』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原則下勝利地實行了反『經濟主義』的鬥爭。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底整個精華是在『火星報』方面。早在革命以前，社會民主黨以它的最徹底最不調和的綱領出現出來。各階級底鬥爭以及羣衆之湧入一九〇五年革命證實了這個綱領底正確性。經濟主義者適應了羣衆底落後性。『火星報』力圖創造工人階級底一個能够領導羣衆前進的先鋒隊。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底今天的一切論據（與羣衆清算的必要性；帝國主義底進步性；革命者底『幻想』等等）是早已由經濟主義者提出來了。把馬克思主義機會主義地歪曲爲『斯特魯維主義』，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二十年前早已就認識了。

孟什維克主義與布爾塞維克主義 (一九〇三—一九〇七)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階段在社會民主黨內引起了各種傾向底新的鬥爭，而這新的鬥爭恰正是舊的鬥爭底繼續。「經濟主義」變爲了「孟什維克主義」。對於老「火星報」之革命策略的堅持創造了「布爾塞維克主義」。

孟什維克主義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大風暴裏是一個機會主義的傾向，它是被自由資產階級所支持着，而企圖在工人運動中實行自由資產階級的目的。把工人階級底鬥爭適應於自由主義——這就是這個傾向底實質。相反地，布爾塞維克主義所代表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工人們底任務是：反抗自由主義底動搖和叛變，把民主主義的鬥爭引導到革命鬥爭裏來。而工人羣衆在革命期間在一切大的行動裏是與布爾塞維克同行的，這是孟什維克自己多次地承認了。

一九〇五革命在俄國給了不調和的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黨一個試金石，加強了，深刻了和鍛鍊了它。各階級和各政黨之公開的登場，屢次顯露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機會主義（「孟什維克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聯。

馬克思主義與取消主義 (一九〇八—一九一四)

反革命的階段又把——這次是在一個完全新的形態中——社會民主黨之機會主義的和革命的

策略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孟什維克主義的主要集團，不顧它的許多的代表底抗議，把取消主義傾向提了出來，拒絕爲俄國新的革命而鬥爭，拒絕參與秘密的組織和活動，卑劣地說：『地下黨』及共和國的口號等等。『我們的朝曦』雜誌這個文化人集團（波特察索夫與車諾克尼先生等）形成了一個同老的社會民主黨無關的中心，機關的自由黨機關報以下種方式來援助，宣傳和擁護它，希望着使工人們離開革命鬥爭。

社會民主黨一九一二年的一月會議，不顧一些國外支部和小組底激烈反抗，重新建立了黨，機關報主義者底這些機關報底風氣。有一年餘之久（一九一二年初到一九一四年中）發生着兩個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這種鬥爭，一九一二年一月會議上選出的中央委員會與『組織委員會』之間的鬥爭；組織委員會不承認一月會議底黨團在另一形勢下，在與『我們的朝曦』派保持着統一之下，重新建立黨。兩個工人日報（『真理報』與『光芒報』及其後續者）之間進行着頑強的鬥爭，在第四次國會的兩個社會民主黨團（『真理報派』或爲右翼主義者底『社會民主黨』黨團與柴茲領導的或『底民黨團』間亦是直接。

當着『真理報派』忠實於黨底革命使命，支持着工人運動之正在開始（特別是一九一二年初以後）的高潮，辦公間的組織，刊物和報斯與秘密的組織體系起來，而把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底極大多數團結在這些組織的時候，政治派，『我們的朝曦』派底事務底實地工作，爲一個黨機關報

——是使據從自由資產階級各方面的支持上。

工人團體對於兩黨報紙的公開的納費額——在那時期是社會民主黨黨費之一種適合於俄國情況的形式——最明顯地指證出，「真理報派」（馬克思主義者）底影響和力量是無產階級的來源，而取消派（以及它的「組織委員會」）則是由自由資產階級來源所飼養的。因此我們發表一些關於這種納費的少數報告，這些報告曾詳細地在「馬克思主義與取消主義」一書中以及擇要地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萊布齊希人民報」上刊登過。

一九一四年一月一號到五月十三號的對於聖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真理報派）底和取消派底日報納費額：

從工人團體總來源者

從非工人團體總來源者

真理	總費者額數	二八七三	七一三
報派	現金額（盧布）	一八九三四	二六五〇
取消	總費者額數	六七一	四二三
派	現金額（盧布）	五二九六	六七六〇

那麼，一九一四年我們黨團結了俄國五分之四的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策略的周圍。一九一三年工人團體對於真理報納費的總數為二一八一，對於取消派納費者為六六一；

從一九一三年一月一號到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三號我們得到這樣的總額：與真理報派（即是說與我們的黨）納費的工人團體爲五〇五四，與取消派納費的爲一三三二，這是說他們只佔百分之二十八。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狹義愛國主義（一九一四—一九一五）

一九一四—一五年的歐洲大戰給了一切西歐的以及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一個可能，在世界範圍的危機前面來考驗他們的策略。這種反動的掠奪的奴主戰爭，在沙皇政體方面是比在其他政府方面更顯明地顯露出這種性質。但并不因此而取消派底主要集團（除了我們的黨以外，它由於與自由主義的聯系在俄國亦有着值得注意的影響）就離開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因爲它，『我們的朝職』派，差不多很長期間就有着合法性底根源，它能够在羣衆中進行宣傳，但是却在下面的意思內：『不要反抗戰爭』，三角（現在是四角）協約底勝利是必要的，德帝國主義應『對於超過了標準的罪孽』負責等等。普列哈諾夫，它自從一九〇三年就屢次地表現了政治上的特殊的無節操而走向了機會主義，由俄國整個資產階級刊物來鼓譟着，在更明顯的形態裏表現了這同一的態度。普列哈諾夫自己竟墮落到這個地步，認爲沙皇政體所進行的戰爭是一種正義戰爭，而且在義大利的政府機關報上發表了贊成義大利加入戰爭的談話！

因而我們對於取消派的估計以及即除取消派主要集團出黨的正確性說已是完全證實了。取消派底現實綱領以及這種方向底現實意義在今天已無不只是一般地機會主義，而且是這種機會主義先權以及大俄羅斯地主資產階級底權勢了。這是一種民族自由主義的工人政策底方向。這是一部份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和一極小部份僥倖的工人與「他們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同盟，以反對總資產階級羣衆。

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現狀

如前而已經說過的，取消派，一些國外小組（普列哈諾夫，阿夫古辛斯基，托洛斯基等等的）以及所謂的「民族的」（這是說非大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者（不論我們到一九一二年的一月會議。在擲向我們的數不清的傳單中，最常提到的就是責斥我們爲「分裂者」和「分裂者」）。我們的回答是各種精確的能够考驗的數字底引證，這些數字都指出，我們的黨所佔了五分之四俄國有階級意識的工人於黨周圍。由於在反革命階段內秘密工作所遇到的一切困難，這并不算少。

如果在俄國「統一」在社會民主主義無條件之基礎上而不即除「我們即歸屬」還是可能的話，那麼爲甚麼我們的許多反對者在他們裏面一次也不能實現統一？一九一二年一月以來已是三個半

年頭了，在這整個期間我們的反對者即使以一切最好的意志亦不能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來反對我們。這件事實是我們黨底最好的辯護。

反對我們黨的各社會民主主義小黨底全部歷史是分裂和腐敗歷史。一九二二年三月，一切都無例外地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然而已經在一九二二年的八月，當這片同盟的「八月聯盟」成立起來反對我們的時分，他們那兒已經開始了腐敗。一切骨子已經從他到那兒分裂開了。他們不能夠建立一個黨和一個中央委員會。他們只准建立一個「恢復統一」的組織委員會。但是事實上這個組織委員會在俄國對於取消派是一個無用的保護傘。一九二二——一九二四俄國工人運動和羣衆罷工強大高潮底整個時期內，整個八月聯盟裏面只有「我們的朝敵」黨是一個在羣衆中還有些影響的團體，它的力量是由於他們與由主張前歸併前來的。一九二四年初，當時維亞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形式上脫離了八月聯盟（波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根本就未加入），托洛斯基，羅曼諾維奇之一，形式上雖未離開八月聯盟，而卻從新建立了他自己的小組。一九二四年七月有俄海關會議，在社會主義國際執行委員會考茨基與高德威底參與下，成立了所謂前「左律黨西聯盟」以反對我們，拉特維亞人却未參加，波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反對派亦即類退出。戰事爆發以後，這個聯盟崩潰了。「我們的朝敵」派，普列哈諾夫，阿萊克辛斯基以及滿加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安都成了公開的社會黨義愛國主義者，他們宣傳俄國底失敗是最期望的目的。組織委員會里「崩潰了」

即猶太工人同盟（譯音）據說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與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無異。雖然它拒絕了賊費案的投票，（在俄國甚至於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及勞動派也反對賊費案），却仍然是「我們的朝陽派」忠實的聯盟者。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普列哈諾夫，阿萊克辛斯基之流是完全滿意於聚黨民黨團的。在巴黎，在馬爾托夫和托洛斯基底主要參加之下成立了「我們的話」（以前是我「之雜誌」），他們願意在要求與「我們的朝陽派」，組織委員會或聚黨民黨團無條件統一之下來聯合國際主義底相持國式的擁護。出版了二百五十期後，這個刊物也看到必須自己承認崩潰了：一部份傾向於我們的黨，馬爾托夫還想專於組織委員會，它公開責難「我們的話」為「無政府主義」（同樣德國機會主義者達維德之謙以及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的刊物「國際報道」和雷金等責斥李卜克內西同志為無政府主義）；托洛斯基宣佈他與組織委員會脫離，但希圖與聚黨的黨團合作。這兒就是聚黨民黨團底緊密結構，如他們的一個領袖所說明的。達欣克體（Tschinkel）在一個代表阿萊克辛斯基與普列哈諾夫之觀點的刊物「現世界」第五期上寫道：

「德國社會民主黨能够阻止它的國家進入戰爭而却未這樣作，這種說法或者是表示為一種靜默的期望；它在戰爭裏不但找到了它的衰落，而且也找到了它的祖國；或者表示着是以無政府主義的急進派來觀察屬於暴力前的事物」。

在這些詞句間表明了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底整個本質：在現在的戰爭裏原則上來辯解「擁護

祖國」的思想，以及——在軍事檢查員底好意的同意下——譏笑革命底宣傳和準備。問題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能否阻止戰爭，或是革命者能否根本担任起對於革命底勝利的保障。問題是，是否社會主義者的態度或者根本上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懷抱裏『找到沉淪』。

我們黨底任務

俄國社會民主黨是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前在我們國內成立的，而在革命與反革命期間壯大的。俄國底落後性說明了我們那兒特別多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底派系和色澤，馬克思主義在歐洲的影響以及戰前各公開的社會民主黨底聯合，把我們的標準自由主義者幾乎弄成一種『有理性的』，『歐羅巴的』（『不革命的』），『非秘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俄國工人階級除了在反對機會主義一切傾向的堅決的三年鬥爭中就不能建立它的黨。世界大戰底經驗，這個戰爭引起了歐洲機會主義之無恥的崩潰，以及加強了我們的民族自由主義者與社會狹義愛國主義的取消派之聯合，也就更加强了我們的信念，我們的黨今後仍然同樣地在這個激進的革命道路上進軍。

附

錄

戰爭與俄國社會民主黨

各國政府與資產階級政黨近數十年來所準備的歐洲戰爭已經到了。軍備底增長，各先進國家在資本主義最近的帝國主義發展階段中，爭取市場的鬥爭底尖銳化，以及東歐最落後的君主國家底王朝利益，必然不可避免地會引起這個戰爭，而它們已經引起這個戰爭了。侵略疆土，壓迫外族，戰取競爭國，掠奪它們的財富，把勞動羣衆底注意力從德，俄，英以及其他國家底內部的政治危機引開，分裂工人，以民族主義來麻醉它們，消滅它們的先鋒隊，以削弱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這是現在戰爭之唯一的真實內容，實質和興味。

社會民主黨底責任首先就是，暴露戰爭底這種本來意義，無情地揭露統治階級，即地主資產階級，爲着準備戰爭而散播的各種謠言，謊言和「愛國主義的」空談。

帝國底一個集團是由德國資產階級領導着。它用它進行戰爭是爲着保衛祖國，自由和文化，爲着解放沙皇政權壓迫下的民族和消滅沙皇政權等說法來欺騙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然而實際

上恰恰這個階級在以威廉第二爲首之普魯士地主們面前的資產階級，始終是沙皇政體最忠實的同盟者，是俄國的革命的工農運動的敵人。事實上，任隨戰爭怎樣結束，這個資產階級是與地主們一起用一切努力來援助沙皇帝制反對俄國革命的。

事實上，德國資產階級向塞爾維亞實行掠奪戰爭，因爲它要征服這個國家與絞殺南斯拉夫人底民族革命，同時把它的兵力底主要部份擲向對於較自由的法比二國的進攻，以掠奪較富有的競爭者。在它散佈它似乎處在一種防衛戰爭的語言於世界上的時候，實際上它是利用戰爭技術底最新成就，着法俄二國已經決定了的新軍備之先鞭，來選擇了一個對於它最適宜的戰爭時機。

參戰國底另一集團是由英法資產階級領導着，它們用它們是爲着保護祖國，自由和文化，爲反對德國軍國主義和暴君政體而戰的說法來欺騙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但是事實上，這些資產階級早已通過它們數十萬萬資金把俄國沙皇政體——歐洲最反動最野蠻的君主政體——底軍隊弄成它們的保衛隊伍，以準備使之進攻德國。

事實上，英法資產階級所提出來的鬥爭目的不是別的，而是使佔德國殖民，軍被經濟發展較速的競爭國。爲着這種尊貴目的，各「先進的」民主國家給野蠻的沙皇政體以援手，以而使它擴展到波蘭，烏克蘭等處，以更廣闊地壓倒俄國革命。

參戰的兩個國家集團在它們的掠奪中，殘忍地中以及最盡的戰爭機器中，彼此是毫不顧及後

的；¹⁾爲着愚弄無產階級，把他們的注意力從唯一的真實的解放戰爭——反對「本」國以及「外」國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引開，爲着這個高目的，各國資產階級都在用各種欺騙的愛國主義詞句來提高「他們的」民族戰爭底意義，並使人相信他們打擊他們的敵人不是爲着掠奪和佔領土，而是爲着「解放」一切其他民族，不過只是把自己的民族除外。

各國政府和資產階級總是力圖打碎工人們底統一，挑撥他們互鬥，爲此尊嚴目的軍事戒嚴和軍事檢查制總是狂暴（甚至現在戰爭中對付「內」敵比對外敵嚴厲多了）——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底義務，則是越迫切地保衛它的階級統一，它的國際主義和它的社會主義信念，反對各國「愛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派別之無限瘋狂的狹義愛國主義。如果有階級覺悟的工人們放棄這種任務底實行，就是放棄了他們一切的解放目的和自主企圖，更談不到社會主義志願了。

我們以極端痛苦底感觸來指出，各最主要的歐洲國家底社會主義黨未有實行它們的這些任務，這些黨底——特別是德國黨——領袖們底態度是直接叛變了社會主義事業。在一個有着最高的世界歷史意義的關頭，現在的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底領袖們大多數企圖「民族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由於他們的舉動，這些國家底工人政黨未曾遏止政府底罪行，甚而號召工人階級與各帝國主義政府取同一立場。國際底領袖們以他們對於戰役案的贊助，對於「他們」國家資產階級之狹義愛國主義口號的拾取，對於戰爭的解釋和擁護，以及對於各交戰國資產

階級政府的參加等等來叛變社會主義。在現在的歐洲，最有聲望的社會主義領袖與最有影響的社會主義刊物，是站在狹義愛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和自由主義的立場上，絲毫未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對於這種污損社會主義的責任，首先應由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之最強大最有影響的政黨來負擔。但是法國社會主義者底態度也是不能辯解的，他們担任曾經叛變他們祖國而與俾斯麥共同鎮壓巴黎公社的同一資產階級政府底閣員席。

偉大社會民主黨人企圖以他們之所以維護戰爭是因為這戰爭反對俄國沙皇政體的謊言來自行辯解。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聲明，我們認為這種辯解是一種單純的詭辯。最近期間在我們國家內反對沙皇政體的革命運動從新有了廣大的範圍。在這整個期間，俄國工人階級都站在這種運動底前面。近些年來，包括數百萬羣衆的政治罷工是在推翻沙皇政體與要求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下實行的。正是在大戰底前夜，法國總統普恩加雷在他訪問沙皇尼古拉第二的時候，就有機會在聖彼得堡街上親眼看到俄國工人自己建立的障礙物。俄國無產階級不怕任何犧牲，以使全人類從沙皇政體下解放出來。但是我們應該說，如果還有什麼東西在某種條件下能够制止沙皇政體底崩潰，如果還有甚麼東西是在沙皇反動與俄國民主的鬥爭中來幫助沙皇政體，那麼這就恰恰是現在的戰爭，它有着它的三動目的把英法俄資產階級底錢袋供沙皇政體使用。如果還有什麼能够阻礙俄國工人階級反對沙皇政體的革命鬥爭的東西，那麼這就是德奧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底行爲，它在俄

而不把談愛國主義刊物停止，而却還在我們前作準備。

假如力量對比是這樣地不利於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把它陷在絕望的狀況，放棄任何形式的革命行動，那麼在這種場合它也不應與談愛國主義的黨些聯合，不應當採取這種步驟，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對這種步驟曾作了正確的聲明：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們侮辱了無產階級國際底旗幟。

我們的黨，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這種態度已經受了而且還會遭受着巨大的犧牲。我們一切的公開的工人刊物都被封閉了。大多數工會團體被閉了，無數的同志被捕和被充軍了。但是我們在國會中的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的黨團——認為不贊成嚴厲案是他們絕對的社會主義義務，而且他們離開國會與會黨員表示極有力的抗議，他們更責斥各歐洲政府底政策是帝國主義政策。雖然沙皇政府十倍地逼迫，我們的黨在德國是不在俄國已經發表了第一次反對戰爭的嚴密宣言，實現他們對於民主與國際所負起的義務。

如果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底代表，如德國底底少數和中立國家內最優秀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於第一國際底這種破產感到一種熱烈的憂慮；如果在英國以及法國有社會主義者反對各社會民主黨之大多數底嚴厲愛國主義，如馬模的主義，如本德曼早已站在民族自由主義立場上的「社會主義月刊」，已經在慶祝它的對於歐洲社會主義勝利，——那麼無產階級是從介於機會主義與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動搖份子（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中派」）那里得到了最後的嚴密

，這些人們企圖以外交調劑來隱秘地掩蓋第二國際破產，

相反地，應該公開地承認這種破產，明了它的根源，以便獲取可能性來建立各國工人新的更堅固的社會主義的團結。

機會主義者們毀棄了司徒加爾德、哥本哈根及巴塞爾大會底決議，這些決議責令各國社會主義者在一切情況之下都應反對狹隘愛國主義，並以對於國內戰爭和社會革命之更強烈的宣傳來回答每個由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所發動的戰爭。第二國際底破產是機會主義底破產，是已經過去了的（所謂「和平的」）歷史階段底特殊情況給與了機會主義以基礎，而它近年來在國際主義達到了事實上的統治。機會主義者早已準備了這種破產，他們放棄了社會主義革命而以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來代替，他們放棄了階級鬥爭以及它在某時期內必然轉變到的國內戰爭，却來宣傳階級合作；他們在愛國主義和保衛祖國的名義下宣傳資產階級的狹隘愛國主義，却不願意知道或根本否認在共產黨宣言裏早已闡明了的工人無祖國的原理；他們在與軍國主義鬥爭時，只是固執在一種小市民的感情衝動的立場上，而不承認各國無產階級反對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戰爭底必要性；他們把資產階級議會政治以及資產階級合法性之必要的利用變為對於合法性的崇拜，把在危機時期內建立秘密組織和鼓勵之必要置諸腦後。機會主義底自然的「補充」，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同樣是資產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在國際的危機裏，以對於狹隘愛國主義口號之

自是的事業的基礎而得出來。

如果不實行與機會主義堅決的分離，如果不向羣衆解釋它的失敗的必然性，那麼現在便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任務，便不能實現工人之真實的國際團結。

各國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應該是首先與各國的狹義愛國主義鬥爭。在俄國，這種狹義愛國主義包括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憲民主黨）全體以及一部份民粹派，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右派。特別應該責斥斯爾諾夫、馬斯洛夫和普列哈諾夫等人的狹義愛國主義言論——「愛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刊物是依據在這種言論上，而來有效地利用它。

在目前情況中，從國際資產階級觀點上還不能夠斷定，兩個交戰國集團那一方面底失敗對於社會主義的害處較小。只是對於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毫無疑義的是，從在俄國生活的各民族中底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底立場上看來，沙皇政體——這是各國政府中最野蠻的，是把歐亞二洲最大多數的民族和最大多數的人民置在它的壓迫之下的——底失敗害處最小。

歐洲社會民主黨今後的政治口號應該是建立歐洲共和國聯邦，但社會民主黨是與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資產階級只是準備着「九諾」一切以便把無產階級拉進狹義愛國主義底一股潮流裏，而社會民主黨則是向工人們解釋，不以革命手段來消滅德國，奧國和俄國底君主，則這個口號就是完全無意義的。

在德國，由於這個國家之極大的落後性以及資產階級革命之尚未完成，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應該仍然是徹底的民主改造底三個基本條件：民主共和國（同時各民衆之完全平等和自決），沒收大地主土地和八小時工作制。但是在一切先進的國家內，戰爭把社會主義革命底口號提到日程上來；戰爭在無產階級肩上的重担越大，無產階級在近代「愛國主義」野蠻性底恐慌以後，由於大資本主義之巨大技術底成就，而在重新建立歐洲上的作用越積極，則這個口號亦愈加迫切。資產階級利用戰時底各種法律完全塞住無產階級底口，這個事實給無產階級提出了一個絕對的任務，建立發動和組織底秘密形式。讓機會主義者們以叛變他們信仰的代價來「保護」他們的骨法組織吧，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却運用組織上的訓練和工人階級底聯系，來建立適合於危機時期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底秘密形式，以使工人們與各國工人們團結，而不是與他們國家底狹義愛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聯合。無產階級國際沒有死亡，而亦不會死亡。工人羣衆將渡過一切困難去建立新的國際。機會主義底現在的勝利是不會長久的。戰爭需要的犧牲越多，則工人羣衆越加明瞭機會主義者對於工人事業所行的叛變，越加認清倒轉槍頭反向各國政府和資產階級的必要性。

總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是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口號，它是巴黎公社底經驗所指示給我們的，是在巴塞爾大會（一九二一）底決議案中提出來的，是由各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國家間之帝國主義戰爭底各種條件中產生的。當戰爭已成了事實的時候，儘管這種轉變爲國內戰爭的

困難在某一時期是很大，社會主義者永不會放棄在這個方向內的系統的堅忍的不迷惘的準備工作。

無產階級只有在這條途徑上能够把自己從狹義愛國主義資產階級底羈屬中解脫出來，在走向各民族之真正自由與社會主義道路上邁進。

反對各國資產階級底狹義愛國主義與「愛國主義」，工人們底國際聯合萬歲！
從機會主義下解脫出來的無產階級國際萬歲！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各國外支部底會議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各國外支部在瑞士舉行的會議已於數日前結束了它的工作。除了討論各種的外國事件外——這我們將在中央機關報底下一期內簡短地發表——會議關於這樣重要而迫切的戰爭問題通過了一個決議。我們立即將此決議刊印出來，期望有助於那些希圖從現在的認識混亂——這種混亂在基本上是以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而實際上又這樣或那樣以任何代價與社會狹義愛國主義和停戰終結的——中認真我求一種活實底出路的社會民主黨人。我們附帶地說，關於「歐洲聯邦」口號的討論只是帶着片面的政治性質而通過了決議，關於此問題之經濟方面的討論將延緩在刊物上進行。

會議底決議

根據第三十三期上所公佈的中央委員會宣言（即本書的附錄一，譯者），會議提出下列的原則以備宣傳更有計劃性：

論戰爭底性質

現在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性質。它是產生自這個時代底各種條件中，在這個時代中資本主義已達到了它的最高的發展階段，這裏不但商品輸出而且資本輸出亦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工業底加特爾化和經濟生活底國際化已達到了顯著的範圍，殖民地的政策已差不多達到了全世界底瓜分；這裏世界資本主義底生產力已超過了民族國家機構底狹窄界限，而完全成熟了實現社會主義的各種客觀條件。

論「保衛祖國」的口號

現在的戰爭底真正實質是英法德三國同盟分發民地和掠奪戰爭的鬥爭，同樣是由於沙皇政體和俄國資產階級企圖佔領波斯，蒙古，亞細亞門戶，君士坦丁堡，格魯西亞等地。奧大利塞爾維亞戰爭底民族因素只是一種極不足輕重的作用，絲毫不能變更戰爭底一般的帝國主義性質。

近數十年來整個的經濟史和外交史指出，參戰國底兩個集團恰正是有系統地準備了這種戰爭。到底那一個集團先進行了軍事攻擊或先宣戰的問題，對於社會主義者策略底決定上無任何意義。保衛祖國，防禦敵人的襲擊，防衛戰爭等等說法是純粹對人民的欺騙。

真正的民族戰爭底基礎，特別是在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七一年的時代，是民族的民主運動底一種長期過程；是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制度，取消民族壓迫和建立民族國家以作為資本主義發展之前提的鬥爭過程。

從那個時代環境中產生的民族意識，在小資產階級與一部份無產階級羣衆中遺留下了深刻的印跡。現在，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帝國主義時代中，資產階級底諸君以及追隨着他們的社會主義叛徒們，却在利用這種情況，來分裂工人，而把他們從他們的階級任務和反對資產階級的事實鬥爭中引開。

共產黨宣言中的『工人無祖國』的名言，在今天要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確切。只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國際鬥爭能够保持無產階級底成就，能够給被壓迫羣衆開展較佳的未來道路。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口號

『變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是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底口號；它是巴黎公社底經驗所指示給我們的，是在巴塞爾決議案（一九一二）中提出來的，是由各高度發達的資產階級國家間之帝國主義戰爭條件中產生的。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在現在階段中所號召的國內戰爭，是無產階級底武裝鬥爭，以反對資產

階級，吸收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家階級，——在俄國實行民主革命（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在落後的君主政體的國家中建立共和國等等。

羣衆之由於戰爭所引起之特殊痛苦必然發生革命的情緒和運動，國內戰爭的口號就是由於這種情緒和運動底支配與普遍化所決定的。

工人階級底組織在今天遭受了強烈的損害。然而革命的危機畢竟是在成熟着。戰爭以後，各國的統治階級將會以更大的努力把無產階級底自由運動推進數十年。在革命發展底飛快的速度上以及在危機底拖延性質上，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任務是，既不放棄經常的日常工作，也不忽視階級鬥爭底以前的方法。它的任務是，在羣衆之革命鬥爭底精神下，同樣把議會鬥爭與經濟鬥爭，用來反對機會主義。

變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底首先步驟是：一，無條件地拒絕戰費案底批准與退出戰產階級內閣；二，與『民族和平』（『民族聯盟』），『國內和平』底政府完全決裂；三，在資產階級和政府頒佈戒嚴令之下取消了憲法自由的地方建立秘密組織；四，贊助各參戰國士兵們在戰壕裡和戰場上的聯歡；一般地贊助無產階級底一切革命的羣衆運動。

機會主義與第二國際底破產

第二國際與破產是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破產。機會主義是工人運動之已經過去了的「和平的」發展階段底產物。這個階段教訓了工人階級使用這樣重要的鬥爭方法，如：利用議會制度及一切合法的可能性，建立經濟的和政治的羣衆組織，建立銷路廣大的工人刊物等等。另一方面，這個階段却產生了一種拒絕階級鬥爭，宣傳社會和平，拒絕社會主義革命，原則上拒絕秘密組織，承認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等等的傾向。工人階級底這些階層（工人運動中的官僚，吮食他們「祖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優越地位中以及從剝削殖民地中得來的利潤之些許餘屑的工人貴族）以及各社會主義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同路人，是這種傾向之最重要的社會支柱，是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中的影響底走卒。

機會主義底破壞影響，在第二國際之大多數社會民主黨底戰爭政策中表現的特別露骨。贊成戰費案，加入內閣，「國內和平」的政策，在已經取消了合法性的時期拒絕秘密組織，——這一切都是背離了國際底最重要的決議，直接叛變了社會主義。

第三國際

戰爭所引起的危機暴露了機會主義底真正實質，表明了它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直接協助者。以考茨基爲首的所謂社會民主黨「中派」，事實上完全墮落爲機會主義，它以特別有害的

舊有的說法，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之帝國主義的偽造，遮蓋機會主義。如經驗所證明的，譬如在德國，只有違反底上層份子之大多數底意志，才有可能維護社會主義的立場。不預先與機會主義者作完全組織上的分界，而希望再建設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際，這是一種有害的幻想。

我國社會民主黨應該維護無產階級底一切國際的革命的羣衆活動，同時力圖國際上一切反對機會主義份子底團結。

和平主義與和平口號

和平主義和抽象的和平宣傳是迷誤工人階級底一種形式。在資本主義下，特別是在它的帝國主義階段中，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不能否認革命戰爭——這就是說對於一七八九——一八七一年的階段中所進行之取消民衆壓迫，和在分裂的封建國家底舊址上建立民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或者是爲保護無產階級成就而戰勝資產階級的戰爭——底進步意義。

和平底宣傳而不同時號召羣衆進行革命行動，這在現在時期內只能喚起幻想，只能敗壞無產階級，使他們相信資產階級底人道主義，把無產階級作爲參戰國秘密外交手中的玩具。特別是不經過一系列的革命而會有所謂民主和平之可能的思想是根本錯誤的。

沙皇政體底失敗

在任何一個國家裡，在這個國家之由革命鼓動而發生的失敗前面，都不應停止反對參與帝國主義戰爭的本國政府的鬥爭。經過政府軍隊底失敗必會創設這個政府，促進它所壓制下的各民族底解放，助長反對各統治階級的國內戰爭。

這個原則運用到俄國來更是特別的恰當。俄國底勝利會引起世界反動底加強和本國反動底加強，同時會引起已被佔領區域內的各民族之完全的奴役。因此在那些條件之下，俄國底失敗是各民族災害中的最小的。

對於其他黨派的關係

引起了狹義愛國主義之狂歡的戰爭已出現，於是民主的（民粹派的）知識份子，社會革命黨——其中的反對派「思想」報派，亦完全動搖——以及普列哈諾夫所支持的取消派底基本幹部（「我們的朝職派」）也都屈服在狹義愛國主義底影響之下了。事實上組織委員會，由拉林和馬爾托夫之暗中擁護狹義愛國主義起直到阿科塞洛德在原則上擁護愛國主義，也是站在社會狹義愛國主義方面，親德的狹義愛國主義所統治着的「崩德」也是這樣。布律塞爾聯盟（一九一四年八

月三號)完全崩潰了。國社在「我們的話」報周圍的那些份子動搖不定，一方面對於國際主義表示着伯拉圖式的同情，另一方面却力圖以任何代價與「我們的朝曦」派和組織委員會統一。柴茲底社會民主黨黨團也同樣地動搖着，它一方面開除了普列哈諾夫派——這是說社會狹義愛國主義者——底信徒馬尼可夫，而另一方面却企圖以任何代價來掩飾普列哈諾夫，「我們的朝曦」，阿科塞洛德以及「崩德」等等所代表的狹義愛國主義。

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在俄國是繼續鞏固無產階級的統一，一如一九二——一九一四年內「真理報」上所實現的，在解決與社會狹義愛國主義作組織上對峙的基礎上，再建設工人階級底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只應允許與那些在組織上應決贊同和組織委員會，「我們的朝曦派」以及「崩德」分裂的社會民主黨人作一時期的聯合。